新刊演山省翁活幼口議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卷之十

十種證候發端

治法畧序

切聞天地之大惟人之性蓋失物象之衆惟人之志鑒矣是故人為一物而靈於物氣受一元而妙於元惟智者為能明之然其天地不陷乎人物之根於是人物不逃乎天地之數無情者悉由造化而生有情者皆自交接而養倘諸先王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人人為後違乎上古參同天性順合聖意小人不知其所以悉情又是畧足與語哉嗟乎既為醫工調理幼幼誠為不易須當裁度幼幼禀賦形骸有壯羸怯弱於脉較之涵蓄

情性有寬緩暴急於神察之輕清重濁以氣定之冷熱虛實以色推之若也形躰不壯神全則未爲害色脉不充氣固則無作恙氣與神而有虧藉乎圖散脉共色以無補宜乎療醫氣壯即脉順脉順即神全神全即色正色正即五臟安和百脉調適矣色脉若不正定即與固其真氣真氣若不和則神不悅神不悅則形躰何安觀其脉則知其氣氣若不順則形萎羸察其氣則知其神神若不清則氣濁亂神者五臟之主也氣者一身之權也色者虛實之表也脉者濤變之令也脉之流行不可不察色之變易不可不究神之散漫不可不療氣之盛衰不可不理嬰孩五臟受虛其面白其氣怯其神潰其

脉亂其脉遲痛五臟受熱其唇紅其氣促其神昏其脉數其脉枯槁五臟受寒其臉赤其氣壅其神劣其脉浮其脉煩躁五臟受冷其鼻黃其氣泄其神困其脉沉其脉嗜臥所由冷熱虛實傳受驚痹積痢凡病按其標則知其本省其絕則起其危後進攻醫但按圖說執滯湯劑不務實效今著是書乃述源流不特贅贅論求一隅以別之蓋性考定以養補不足益有餘故也即非謂經膠柱續木求魚之謂歟熟研其議至理自明輙搜難解之意載留斯恢好術之士足知可法以備閱畧後世有補前賢得無億歲當與智者醫議庶彰不朽云耳

一急驚風候總云陽癥也手足搐搦從發大熱驚家一

之其所用藥往往利以輕粉或水銀巴豆皆有毒等既
已甦省之後精神由尚昏沉未快乳食者或有餘熱其
候欲得安痊和平只可用平穩藥調胃氣不可直便與
服燥熱藥若與服之其候復作何可怪耶

議曰小兒驚風之後胃氣多虛不食沉沉默默或瀉
尚不止只可助胃生氣須以截風藥移在平胃散或
觀音散中謂用全蝎天麻殭蚕白附防風羌活之類
生薑棗子同煎自然胃壯瀉止諸風不作雖則驚熱
及搐搦皆去其精神未爽不可便謂無事若用補藥
助虛乾薑豆蔻、硫黃附子之類則熱復來其候又發
非病不除醫者妄謬病家無見亦不可不告凡治急

驚之候正謂醫療豈可逮云調理之說用藥乃在一時之久若也覔後證候轉如深重醫者既知當下即可量其輕重如病五六分只下三四分許隨通且利熱去痰消則病與證次第徐徐而減痰若不揣度一槩併蕩下之大過傷害臟腑疾傳陰證乃作慢驚風候豈可臨時生胃回陽誠為枉究既是醫工莫不知之矣

二慢驚風候醫云陰癎也良由急驚用寒凉之藥太過轉動深重乃傳作慢驚或因吐利不止而成慢驚或因澡浴感風不解而作慢驚或因風食二癎不治而變成慢驚或因咳嗽下痰轉虛而成慢驚因由甚衆槩而舉

之病家怕驚不怕瀉良醫怕瀉不怕驚其瀉不止則驚風愈盛若與治驚更用寒涼之藥且瀉轉多病加進重矣

議曰小兒脾胃虛怯方作吐瀉其證有五有熱吐冷吐虛吐痰吐食吐所言熱吐者謂母飲酒喫肥炙煿醃釀或冒風傷暑致熱兒吻乳入胃遂成熱吐冷吐者謂兒胃冷加以宿冷之物與食即吐虛吐者其兒肌弱神困癖積未消胃堂久虛即吐痰吐者其兒胃氣本虛復感寒邪生痰作熱留滯胷膈故吐食吐者其兒胃弱飲食不節強食傷脾作熱袖困吐後即逆病家但知其吐不明其所以吐且吐兼瀉共作名曰

霍乱其吐候又推輕重有五初則乳自流出謂之哯
哯之不已即謂之吐吐之不乜即作嘔嘔之不已即
傳噦噦之不已即作噦於月又自嘔噦噦皆有出声動
氣嘔者口開而作噦者心旨上下氣逆欝築噦者無
物可出即腸虛胃寒引氣噦噦作声此等候惡須更
證變即慢脾風熱吐者先去風痰冷吐虛吐與生胃
氣痰吐下却其痰次與正氣食吐宜與塌氣豈可一
槩理之吐瀉不止脾虛風生眼開慢驚眼合慢脾治
之不當更下驚藥死不旋踵豈可得而救療兒分長
幼病家虛實有吐瀉三五日發風者有一日半日而
發者大抵女孩以吐為急男以瀉為速若氣虛暴瀉

暴吐纔作便得之惟有痢瀉不成風候水則患無辜
證終於虛之矣但滯腸止瀉為良吐即生胃為正蓋
風之藥加而用之凡驚藥及寒涼之藥切不可用亦
不可用大熱藥其候乃屬陰證醫者裁之勿侫為幸

三　小兒熱證古分十種為總例有驚熱痢熱風熱潮熱
傷寒熱瘧熱積熱丹熱瘡疹熱餘毒熱

議曰十種熱證病各不同已有觸類而作潮熱者即
痞癖熱也類近積熱證先腹肚熱脚冷者是傷寒熱
與瘡疹熱亦相類且傷寒有三種皆從表發入裏且
瘡疹隨五臟所受從裏出表故不同根風熱與驚熱
亦相近痢熱與餘毒熱類痢有五證瘧有五候皆由

醫家陰陽不順若驚熱盛即風熱作丹毒熱有數種皆五臟熱毒所作自上発下曰毒自下発上曰丹總名之曰丹毒各隨輕重人有一種名曰龍帶橫腰遍肚上或至胷前相交者重有如火熖其候亦同丹治病後餘毒熱諸證皆有之須適輕重類諸證而調解不可越前病用藥如傷寒後有餘毒熱即於傷寒調理不及而解餘皆倣之大抵驚熱涼之風熱化之痱熱補之潮熱散之傷寒熱解之癨熱分之積熱利之丹熱消之瘡疹熱順表之諸證餘熱皆和之此理雖則大槩如是言畢竟用之有理乃為醫士善學詳有不遵其理者斯可謂之管見之

四〔小兒積證〕王氏有可治不可治其說已載于家寶議曰古人有言不盡意者非失言也妙用奇功不可得而著乎紙筆之間且學者初機未可便得純粹廣見多聞性識開通心智自然運出然後可謂之醫者意也此科最為難事積證最為要緊今病家將作尋常醫者不至急切治之若等閑病之有緩速及至傳變方覺困重久務良工信乎野老不虛云耳東漢王氏不言痺與浮及痢即述證而已所證治未病之病凡小兒有自幼及長不患驚風癎痙癲痓者有之矣未聞無患積證者謂五臟之所積名曰積六腑之所聚名曰聚且小兒只理五臟受病故不有六聚候者

何腑屬陽雖有病不治而自愈且胃屬納氣生以漸乃脾主食有病當治之臟屬陰治之尤難調治四季有積欲下之理皆可用藥但與究其虛實然後利之既有積氣不能全實量其輕重故古人有挨積磨積消積化積無下積之說是知積之一證不可直便獨下若積虛極先和脾調胃令其充實次與推下若積證二三併作之者可先下而急與調胃藥服之稍用倒置不免為它咎乃計利害所議積證作疾無可與之安和一味當下斯為良法有積不可安養久則為它病矣惟痃癖證先宜定去寒熱寒熱已去方可挨下以通為度下之大過反生重熱雖有重熱卻不宜

用涼藥乃於調理胃氣藥與治之尤宜深究無令得
失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卷之十

新刊演山省翁活幼口議

(五) 小兒傷寒正受夾驚證

議曰正受傷寒所由感受邪冒冷脫着傷於腠理輕即傷風重即壯熱頭痛鼻塞流涕斯乃正傷寒候又有傷風傷者傷冷傷濕皆能作熱用之但不咳嗽也有夾驚因驚之時而又傷寒故云夾驚傷寒又有因食之時而感受寒邪故曰夾食大抵傷寒或有他證似積之類切不可妄下昔下之太早表裏俱虛難以調理謂之壞證大人壞證尚可藥小兒壞證救療無門哀哉凡傷寒有驚候亦不可下驚藥雖是夾驚證亦不可用發汗以熱傷寒只可表解雖曰見表不

可令兒汗出如王氏杜壬有散和劑方人參羌活散之類若執在裏證語鄭聲於證當下皆只用散末藥七寶洗心散四順飲之類不可用以圓子或以取積藥下之其熱不去反成無辜夾食者於理用下宜紫霜丸下之量其虛實而用須究門先傷寒後夾食或先夾食後傷寒然傷寒夾食乃在於食時之間惟毋覺知其先後多是不覺若知其理以後受者而先調理既不明其先後即可表解以候裏證有皆方可與下於爲善也且下與表二理不可併行有乎得失且如家寶有云三日前在表三日後在裏斯乃大槩約而言之恐後人傳之不當又爲其害也易矣在表即

解在裏即下不可以日限為拘其或有在表裏之間亦宜和解又不愈小柴胡湯治之又不愈候傳裏下為良（大者譫語小亦煩悶）切不可意急取愈宜在用心明究表裏若也審察妄從用藥不當何哉

㊅小兒有患驚風痰熱四證如何用藥

議曰小兒有熱熱盛生痰痰盛生驚驚盛作風風盛發搐又盛牙關緊急又盛反張上竄痰涎擁牙關緊風熱極閉經絡即作搐搦涎壅胃口悶亂不省繞入中脘手足攣是諸閉竅不通百脉凝滯有退熱而愈者有治驚而愈者有截風而愈者有化痰通關而愈者皆是依證用藥不可不究竟其所以受病之病在

熱不可妄治痰病在驚不可妄治風病在痰不可便治驚病在風不可便治搐凡治小兒病在驚驚由痰熱得只可退熱化痰其驚自止病在風風由驚作只可利驚化痰其風自散病在痰涎急須退熱化痰若也有搐須用截風散驚此乃醫工至妙之道若以急急雖治驚痰不化熱亦不退驚如何自止化其痰熱若不退風亦不散痰如何去是知不治之治所以治之之謂歟學者深可留心操志於此一端究竟無至得失乃謂之醇全通道而已矣

(七)小兒泄瀉除痢瀉為虛熱瀉餘皆臟腑虛寒弱得之

識曰小兒臟寒腑冷大腸不禁總謂之瀉分別輕重

究竟緩速有溏有泄有滑有利有洞五者不同豈可一槩而理之溏者糟粕不聚由其尚濃似瀉非瀉泄者無時而作或出不知利者直射濺溜氣從中脫滑者穀食直過腸胃不化洞者傾然下之如桶散潰飲更不留即知其兒臟寒腑冷瀉之作疾其來緩速輕重可知凡兒瀉糞出青色者蓋脾受肝經所制肝屬乙木能克己土所勝之功故現本質由其臟之虛寒非謂驚也又瀉初黃良久變青色乃臟寒之徵又瀉藥物直過尤屬寒滑凡虛滑三五次即困急若不急與溫其臟調其胃平順三焦和正榮衛不爾即慢驚證候傳變如此之急欲以止瀉藥次第理之往往不

又惟務温其臟腑臟腑既温寒何能留於腸胃之間或以熱藥頻止則熱又為它疾須先投殢腸藥然後生胃正氣與服切不可意急過劑投之熱藥稍或臟腑至虛寒孩童用之四肢厥冷者是謂逆證當用黑附子白朮乾薑即量輕重而用化投熱藥瀉止即痢作無疑理瀉良方已著在後請意度之為得即妙矣

㊇小兒痢疾 醫云五疳八痢究其理種數多端輕重不一豈可定言

議曰痢者利也痢之為疾無積不成及至積化成痢且脾胃亦虛即不可更下善痢首生其胃温其脾學其腸和其氣無不愈也若成痢疾故不可下下之又

虛作浮腫痞滿脹急不食亦未可便補補則傷熱能令脫肚不收先與禁却一切毒食之物頻與生胃調氣或赤或白即是冷熱不調或受暑致濕即與分陰陽氣利水穀道若裏急即與厚腸胃腹肚痛即與和順氣溫臟腑或純白者乃積冷毒加之即與挨去其毒邪與溫其脾胃其痢自止凡痢疾能飲食可以治之妙藥調理無不痊愈稍失胃氣不能飲食疾名禁口有不食至死又有毒氣侵胃口亦不飲食或患痢疾因食毒物不見腸頭鮮血頻滴肛門寬大深黑可畏腹肚疼痛裏急後重名曰刮腸日夜頻併飯食直過者名曰滑腸此三種痢疾最為惡候乃是一十

一種中皆能傳受而作此候凡言小兒長飲食者飲謂飲乳食謂食飯若病中能飲水漿喜食果子魚肉之類者亦助其壓不能令臟腑充實須是白棕子爛莫飯可矣若以粗粿糙粘臟不堪腸胃之物猶其增困幼者吻乳兒化漸安五臟平和六腑調貼然後陰陽自均氣脉自壯固散陽則不必郁之或有餘毒宜以順調緩助不可攻擊又有時氣作痢薰習相染而成而由天氣晴雨不常陰濕之氣冷熱相干腸胃糟粕不聚遂成其疾腹肚疞痛裏急後重他藥只治者宜與服木香黃連地榆川當歸白芍藥治豆蔻為末蒸烏梅肉同棗子湯下三五十圓如麻子大加減神

⑨小兒疳疾其證數端其候不同發作不常治療不一方論不等該載不盡輕重斟酌隨宜設方加減當量從長調治必有可理若良工順證而已

議曰疳者甘也疳因肥家有積虛而所致其積不下後食粘膩甘甜生冷炙煿之物故得名曰疳初作為疾名曰疳氣皆由飲食不節生冷相投積傷久滯不化而得之久則疳氣傳於五臟傳是名疳極候又反傳名疳逆候雖食不生肌肉作渴煩躁名疳虛候時發潮熱盜汗常有名疳勞候腹大喉細手足無肉者名丁奚候自丁奚齔食吐蟲虛熱來去名曰哺露十

歲以下名曰疳十歲以上名曰劳治劳之理悉不用疳藥益疾作傳尺非常治疳之法理其氣虛　其血弱調令脉壯消其虫子散去疳熱和順三焦詳而後已無用急々攻治亦無勉強投藥只可循像而設不得過劑若冷藥動臟腑燥藥易損三焦審察端的圓散随其輕重故無得失之歎矣

㊦小兒諸證悉皆著載方藥療理法度惟有咳嗽一證究其能盡月内牙兒難醫百日嬰孩亦難調理前人既有此言豈不盡心究竟若也輕易有乎得失学者當知之

議曰所言牙兒及嬰兒欬嗽難治之者蓋為初生血

氣微弱五臟未充肌體未固應變蒸未周之兒所感寒邪攻及腠理表裏相干邪正相勝陰陽未和不可強生攻治妄吐妄下妄汗妄補皆令兒疾轉盛不惟無益甚有傷害幼幼咳嗽乳母之過圓散狼虎醫人之罪豈特乎兒及嬰兒難為調理隱小兒有患實嗽未敢輕許一二服藥使見安樂雖傷寒傷風證候已歸平復且咳嗽尚作大抵究竟小兒咳嗽先有有無熱與痰有熱在表無熱傳過或是未傳近則未傳遠則傳過痰桐熱盛痰壅即吐宜服補肺散人參茯苓麻黃白朮杏仁甘草阿膠呵子地骨皮桑白皮桔梗有痰加半夏風熱加防風天麻服之自然痰化熱散咳嗽漸愈未

可宜用飛淡藥白礬南星石膏雄朱砒粉之類宜先
滋潤脾肺次用王氏〔金華散〕少少時時與服或以白
圓子如雄朱腦子隨大小作圓丸兒患嗽須究表裏
未可一向攻嗽若用金石藥直入胃脘乃成提脾風
候手足勾曲又何所益巴豆輕粉砒霜藥下之腸胃
不禁須臾成風亦何所宜只用溫平與表順和其氣
滋潤肺経和順三焦其痰漸化其熱自退不必攻擊
所謂理嗽宜且補氣化痰益肺生胃胃開氣壯即嗽漸
減胃正即痰不生肺滋即嗽不有在乳母當忌食稍
長又用安存避風回滋忌毒慎冷然小兒氣弱其嗽
作熱與夫大人一同且用藥調理實不同耳又有特

氣咳嗽謂其天時冷熱不調切切慮怯受患者衆其嗽日夜不輟或吐或喘痰熱壅盛至重者利之即愈謂用大黄朴消枳實陳皮半夏人參厚朴紫明心神煩悶胃膈不快方宜與服無熱與痰亦不可下伏請鑒辨毋致得失

新刊演山省翁活幼口議卷之十二

議急慢驚風等證候總序

驚者總名也嬰孩小兒心氣不足智志卒伏恍惚無定神不守舍怯人怕物漸作怖畏怖畏之盛已作怔忪之多乃抱怔忪怔忪之久則自惕惕惕惕既有痰涎已為斯乃心氣不足而生之漸但分輕重耳又有心氣虛弱暴觸作驚更不由漸即便面青昏白魄之定睛目無所視聽之間睹耳無所聞精神恍惚心智全失及至良久代歟且五臟六腑隨臨所受之驚風而作疾已達則議然幼幼多因吻毋不意之究托其一氣作驚人斷之下也引人之所以皆緣也引跌撲所致皆忘也人物之所觸

者悸也惕惕不散鬱鬱悶於胸堂者怔忪也是知積鬱難散由其不能自化如恐恐悸悸皆無自能知之矣不為積聚且怖畏之誠常在其中無以自遣偶因觸悶心神其折之風其將生病其肺作熱其心發驚四證相臨更者先發戲如雷声霹靂至響不為答有何益声相應倘無所加矣惟有小兒在僻靜處或神廟中心存怖畏之時忽被無知小人戲叫鬼來鬼來且兒奔走無門驚氣入心若不速利其驚氣少頃則指甲黑唇口青所受重害不可得療理自古及今調理嬰孩最為難事差皆愚業取愈且驚風至難也慢驚又難也慢脾候尤難也今摘述調理小兒至難者證候前後有所不堪療理或

右八味備其藥或已著于集後八味明昔今與詳悉本
於開陳利害指於迷塗直從可庭庶有益於學者留次
務家治産之大及仕宦子弟易曉其理知如陰陽稍有
偏側遵而扶之不至大損暇日熟研可補緩急良士一
觀足知野老肺腑意不藏機亦無緣飾巧偽更無妄論
隱情直欲普濟使嬰孩初生自幼至長有患無誤受疾
不害權衍致服歌笑嬉娱又毋即無顰眉蹙額憂苦之
歎悟從順事不勞用三伏哉至誠感獲依馮

議急驚風證候

議急驚風證候上竄又張搐搦口流痰涎壯熱併有之
其或有胞亡胞右背有偃消作偃仰也長搐 小兒急驚風 奉陰陌有吏

有外將分男女定陰陽順逆之理有左右引搐連及脚
手牽体顫動仍則搐搦俱作久而搐但只搦有急有緩
但只肩動口瘈瘲瘈瘲者候之輕也搐則盛也搦又重
也又張手閉緊急喉中有涎即是驚風候如手閉不緊
口無痰涎只是張搐搦上竄若未可便作驚風候蓋夾
驚夾食傷寒瘡疹豆或三焦蘊熱五臟不宜流入經絡熱
在筋脉亦作搐搦錢氏云搐有真假不言病也前有云
急驚量其分數昔是約熱之輕重而與利之
識急驚昔是正候氣竄涎潮其證候猛緊不只徐徐而
來搐即急促昏口有眼状引連併俗謂云急驚驚命哀
受分分紫三然雖是說治之有法輕重調理

誠急驚先當定搐搐由風也風由熱也搐既已作方可下熱退驚然若不退驚亦不散不移其時搐搦又作所謂過街候乃是醫家不明從見搐定便言安樂僕謂急驚風難治有三只有初驚將其風痫發作斟酌輕重上風定搐隨而愈之斯恐庸醫或常人熟見妄便下之既下了諸證猶存者一難治也又其兒正搐親人一向執捉不令柔搐且風痫不得從遂逆入經絡藥力不及難病成疤根在血脈或注經絡二難治也又兒患候有順有逆順即易理逆即難療惟恐病延既久不得良解諸候傳變越去元由而作它證者三難治也

議治急驚風候用藥非謂難也專至審察病候循其法

度不荒不依次第下藥然不愈之理多是病家倉皇不求善醫信乎山野庸鄙之言病候延久不無傳變傳即證重變即候惡凡經二三手醫藥不效兒受困苦無能安樂士大夫之家收方錄證一日兒病證候危惡緊急臨時以何方對治告急無門衆口嗸嗸皆言有藥不明端的一向攻擊信乎見識淺陋搘負不起有乎得失用藥不及則無妨事可以療理若也太過即時害生

識療嬰孩宜可以藥有惧救之大過或不及由尚不可況越證候乃為枉冤兒童雖分長幼有患臟腑皆令怯弱易冷易熱易虛易實若攻之相重其不依從藥理言疾不瘳又為它咎焉不謹歟今者議急慢驚風及慢脾

風方藥即是范漢指准應備緩急至要尅效之者、侍
更執可否之理
議急驚風痰熱痾瘂痓癲此八種候惟痓與痙少有異
者類同驚風發作之狀痓脚手冰冷痙舉身僵仆痾癲
不殊目瞪流涎手足搐搦十歲以下常作驚風即謂之
痾至十歲以上所發則曰癲
議驚風痰熱已論在前且驚與風其痰與熱各自有本
證候受病遂風為疾四者併聚有驚有風有痰有熱或
因驚而有風生痰作熱或有熱而作驚成風生痰或積
痰而發熱熱盛生驚變風或久有風候痰涎常有因驚
而發熱調理嬰孩童稚四者 形證一不可有善明脈醫

上於暴作者亦當知之理驚截風退熱化痰久盛二者醫風散熱療痰須驚四證相須藥宜併理古人處方亦合此意然学醫者不可不究其源遠若見候將作尋常用方輕忽病無少安證傳它候不逆且恐傷不旋踵議嬰孩急驚風候便須先審察四證四證之中而作八候八候者一搐二搦三掣四顫五反六引七竄八視一搐者臂肘搐縮二搦者十指開合搦之不已即成握拳男子看大拇指其指握在外為順在裏為逆女子反看之三掣者有膊搐掣或連身跳起四顫者或手或脚戰頭或身四体顫動五反者身首反張六引者以手有如挽弓狀男左手直右曲為順右直左曲為逆女子反看

之七竅皆眼上竅觀高男子上竅為順下竅為逆女子反看之八視皆男子斜目視左為順視右為逆女子反看之既有四證八候次第隨生若只去得驚風且痰熱不散未可言安痰與熱聚將來必致癇疾所治之治其痰與熱須察之可下即下痰熱既下驚風未盡消去則病依前又有發作所言四證相須不可留一若理得驚風已定隨便下了痰熱且驚風不復有作此理至為妙也

識嬰孩有患在痰熱未有驚風若只可退熱化痰不宜妄投驚風藥何也驚風之藥其味多寒涼經絡本自無事稍有攻擊透其痰熱入於經絡却成風痰之疾搐搦

致之

議嬰孩五臟經絡虛即生風既虛所受且驚自然而有作驚風有作八候次第而生所謂兒童無病不可與服攻擊所治之藥

議嬰孩有小大有壯弱驚風發作有淺深但輕重大者加分劑重者多與服數乃合其理

議嬰孩閑響即掣跳者乃肝肺不足魂魄不穩故神有不安即閑響掣跳者非謂驚也犀角地黃圓主之又兒心氣虛怯神不安定連併掣跳者宜與四君子湯加衣砂脾胃氣壯神魂俱清自然不恐

議嬰孩欲發驚風候先神不定傾左復右覷上及下或

已定其睛凝其神恍恍惚惚怕物懼人不若常日嬉戲者急當療之如有熱先退熱有驚散驚熱退不去痰驚散不作風良久自然安定神情和悅氣脉舒暢若待風變而理驚痰盛而退熱事由至緩不若四證俱全由可治療

議嬰孩急驚風發搐手足不可熱捉及以手用力捉之即傷經絡經絡既傷亦無所益則廢服害躰

議醫急驚風候有大有小有輕有重有順有逆有偏有正詳審父母只第進藥且病家無不倉皇驚恐醫家須是正定無自昏惑

議急驚即曰用醫其驚氣和平方可調理若以急驚之

謂調理事致緩也慢醫准此消息

識醫急驚初用藥在我則我醫證候遵王度參傳變否

緩驚治之切不可信病家及左右人說其所欲稍順人

情有乎得失主治在我豈可妄信致之差繆罪累誰耶

識急驚初無痰而後痰盛初有搐而後不搐者此證所

傳候之至盛人少知之蓋由初醫縱慾病家不謹終三

五家用藥或偏士所見不同有太過不及之害如此豈

不謹歟

識醫急驚須量輕重下之得其中為良且驚風須去痰

熱已化不作後患所下之藥稍多巴霜膩粉為重即傳

慢候無疑

議嬰孩有患風痓風痓風中等證候皆上竄拳搐弓曰天弔言戴甚多初無痰後有痰初作搐後不搐不拳身直待風之惡候已是傳過若作驚風更與下之為害必也

議急驚欲下之理須在急驚上竄斜視叉張所作之時可下若傳過或已搐定少幾之間未可直便緊下有乎得失

議急驚用藥先與服截風定搐次與下熱熱去則無風風散敗不搐是知以藥之功在我意設不至忩妄為咎到此顯功方知難易

議急驚有上竄若有搐有搦有引有叉有偃有仆有叫

者有疾者 有痰涎潮盛 有溢壯 發作各隨四證輕重而
受之急驚截風定搐為要風搐既定諸證漸息定搐須
用通關之非偏弗消通截風乃用調給

議凡定上竄左視乃於男女之順候忽反是則逆也人
抵逆則難治順則易理不以逆證候為不可治古人言
難治謂陰陽相反證候未生須用審究其證詳察其候
以意盡力致之取效而希瘳者為之奈何

議世方有云 治急慢驚風候者言之失意急驚乃陽癇
慢驚乃陰癇正恐治陽作陰治陰反湯宜一藥以全兩
證又有云治陰陽二證湯寒之說能曉此理可謂通變

議急驚候至為要急在於片時之間若或差殊直有得

失一時所見見其端的用藥無疑尚在疑惜未須投藥
藥發無疑 其意靜者疑在未發藥之前良具妙矣
議急驚頭額心背元被灸了者決定發癇不可常藥僕
嘗謂風癇可灸驚熱不可灸蓋風與癇痰涎壅盛胃關
冐虛昏亂迷悶不能省知心 如所失既灸着穴痰化心
開即漸安愈驚之與熱心神常存關知被灸忍痛不能
驚悸轉盛其疾涎重所以用艾在先藥必未有益
議驚風疾愈未嘗見因灸而治每見老嫗鄙婦無術只
投艾灶兒生三五日之間便以艾燒之不惟失穴因痛
增悸絲絡未分如何愈病智者消詳不可枉究
議初生尚為腐血三五七日有患臍風鎖肚世言八帶

鎖匙相衝悉曰非也容怍所致初生氣弱不任其邪肚緊青筋肋脹滿氣從禁口不乳斯證但用眞珠天風圓下之縱通即愈屢救初生無不獲安若臍患服藥得痊長大皆肥壯重實未詳其意請較之答曰初生之兒方離於結分降之後偶被邪氣干亂臟腑微怯不受其觸故作疾曰弔腸撮口鎖肚乃以天麻圓推下惡毒虛邪之氣悉去血脉順得流行臟腑和調充實自然肥長氣壯形神俱備體質醇厚誠爲可愛

議嬰孩又有臍風因斷臍不如法有傷臍帶受濕氣風由此成患皆能撮口乳食不下膨脹青筋脚直無力只依臍風治法

議發急驚風乳叫兩三聲者難治心受驚觸痛絕于內乃傷其根本之謂

議發急驚風未投藥四證俱全已服藥四肢脈撣者難治

議急驚噴藥者難治又藥不下者難治

議急驚搐搦之後四體俱軟者難治

議急驚發作之後脚作撮跳者難治

議急驚搐後目睛翻轉者不可治

議驚風搐搦已住神情緩慢手尋娘衣或尋自身體皆亦不可治

議驚風諸證候盡皆已住但神情昏慢氣促者不可保

治

議驚風證候乃任其兒拈物不舍情性緩緩於中非謂十全必有再發之理如或再發不可調治矣

議急驚風鼻中出血者易治口中出血者難治鼻中出血者其熱已散故易治口中出血者心血妄行故難治

議驚風屎尿已遺者難治大小便閉者易治

新刊活幼口議卷之十三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卷第十三

真珠天麻圓

治急驚風請量用之以通為度此方仍治币腸鎖肚撮口至為妙絕功効無比圓如麻子大初生患者三日三圓五日五圓七日七圓加青黛名青黛圓

天南星炮　天麻　白附子炮各一兩

膩粉半兩重　巴霜一字　蕪荑炒

全蝎麩炒　滑石各一各半

右事治為末水煑細麺糊圓如　大每服一歲五圓二歲十圓大小加減薄荷湯點茶清送下

議曰此方乃下驚風又去痰熱須先服截風定搐次

與下之切不可以多利之但通為度宜其詢問前人
已未曾下惟恐病家不能此理遂致踈失若初醫在
我則當循證截風定搐或朱蝎散尚有痰熱宜與下
之免作風候且小兒被驚忿賊刮不知先有熱在臟
若知有熱在臟甚勿驚着蓋熱盛即心氣虛一驚觸
心〻氣逆散所以面青唇白良久驚氣却收其或肝
虛入肝肺虛入肺五臟六腑皆由虛處其驚氣自然
投入內而作痰前歌亦截然急驚之急痰熱相觸〻
亂神情氣脉乃馳經絡乘熱〻即生風〻熱不散筋
弔脉縮或搐或搦或掣或引各於經重所適而然吾
醫者截風定搐有熱與痰隨而下之其搐搦自定矣

李白舒弔縮自寬風熱自散何患氣不甦省神不和暢直言至簡良士當和之矣

却風散

治嬰孩小兒急驚風候方作搐搦熱盛涎潮宜下之

天南星 四枚炮去皮為末　巴豆 四枚出油和霜

大半夏拾枚 用甘草水煮熱切焙為細末　白殭蚕 去絲炒一分

全蝎 炒戈久去毛

右件和勻每服壹字許煎金銀薄荷湯調下

搊風湯 所治在前

全蝎 去毒焙炒一个　天南星 一兩為末水調作餅包裹蝎焙烺令赤色蝎不用炒亦得

天麻 一分　朱砂 一久分研　輕粉 半久重

腦子一字　麝一字

右件為末和勻每服半錢煎金銀薄荷湯調以通為度

青金圓

治嬰孩小兒急驚風痰涎壅盛欲下去痰退熱

巴霜半錢　青黛一分　天南星半兩炮

輕粉一錢重　滑石式錢重　全蝎式錢去毒炒

右為末水煑麪糊為圓麻子大每一歲五圓二歲七圓三歲十圓大小加減用薄荷茶清送下以通為度

議曰凡看小兒證候不問長幼目視指切心究意到醫權藥衡準醫疾之輕重所謂斟酌對治已導其法藥入腸胃猶合符節者上也按觀之後忖度方法思

惟料理良久始逆其源用醫投藥者次也不体全功何謂根療非四病之異端乃謂究竟不若是今議驚風之疾有急有慢鄙夫以搐急謂急搐慢謂慢斯說未當古人言論陰陽癎者是也陽癎曰急驚陰癎曰慢驚陽癎類亦体熱唇紅脉數牙関緊口流涎陰癎者吐利作熱生風不有陽證惟有搐搦畢竟脉來散緩乃是陰候無可疑惟是陽證傳陰〻盛陽虧陰證作疾速用扶衰如急驚風候陽盛陰虧陰氣剛壯當用下之使陰陽二氣均平調榮衛二脉和順方乃可宜前件方藥輕則搐風盛則劫風重則青金或以真珠元詳而後已其仍察之輕重審以湯劑得中勝妙莫令遑也若或急緩寄加禍生醫者主察勿令致災

截風丹

治嬰孩小兒四證已作八候未具者速宜與服

全蝎去毒炙　白姜蚕去絲炒　天麻

白附子炮　天南星炮各一分　朱砂一分

赤脚蜈蚣一條首炙酥　麝一字

右為末煉蜜為圓雞頭實大每服一二粒煎金銀薄荷湯化下

定搐散

治嬰孩小兒急驚四證八候俱併作者宜服

天麻　白附子炮　天南星炮各半兩

蚱蜢一分炒　朱砂一錢　代赭石一兩煅末醋淬七次
雄黃一錢　乳香一錢　白花蛇頭一分酒炙
腦一字　麝一字　赤脚蜈蚣一條酒炙

右為細末每服半錢煎金銀薄荷湯調下煉蜜如雞頭大亦佳

議曰搐證未作痰熱壅盛故生其風風不自散流入筋脉又入經絡遂發搐搦定其搐搦先用截風風若不加則搐搦自息痰且搐搦已作痰熱有盛疾候傳極其風不可得而截搐不可得而定由如遺漏火熾猛烈難以撲滅如此患者理宜下之大抵陽癇用下乃良陰癇何以加之兒分長幼用藥惟有發風作搐

大小皆然風之為疾倡撤衝突乃五臟虛處受之察之在證察之未萌由驚而作或痰與熱而為察其原而定其疾皆要也有其風即令搐有其搐即因風風定搐其議相續令述截風散不待搐搦總免風痰驚熱有作便與服之令不搐搦故曰截風既已搐搦併作宜與定搐散禦之禦之不散與服燒金丹其勢加重即與下之且下之法醫家出不得已而為劫風搦風青金三方量其輕重令人宜便擬下更不截風定搐之藥得失之議皆由忽遽昏惑智者良工幸宜考較

燒金丹

治嬰孩小兒急驚八候四證未全脫去尚存風熱痰涎

其驚風證候欲再發作宜服爍金丹

天麻一分　白花蛇炙取肉貳錢如無烏捎蛇代用

全蝎二十一个炒　蜈蚣赤脚者二條炙去丁毒

白附子一分炮　白殭蠶貳文重去絲炒　黑附子炙半枚

牛黃一分如無以黃半膽若代之加用　天南星炮兩

辰砂研半兩　麝一文

右為末煉蜜為圓如皂子大煎金銀薄荷湯磨化下

議曰所患驚風痰熱四證皆能搐竄斜視叉張惟是

驚風作搐名曰真搐為其病受不傳即作痰熱所發

或因傷寒等疾發作總名假搐為其更有傳變其將

親人各呈那堪醫者皆感投藥不當發作致久

新刊演山省翁活幼口議卷之十四

慢驚風傳變 治法截要

凡慢驚風候若是急驚傳來而尚陽症其陽即俻不必回陽又不特治陽只可截風調胃均平陰陽可冷可熱可緩可急是也若直便與服附子流黃之屬使陽歸陽又是急驚學者理宜知之既知陽證傳作陰證即與服保命丹三二服兼前牛黃清心元子其有四症且八候稍緩疾成陰癎者即與服之若已傳過八候不作四症尚在只具具者與服定命飲子若脚手冰冷者乃四逆候方可回陽次第服合者即傳作慢脾風候其兒驚風痰涎壅盛搐搦不止不可下者宜與霊脂元其痰涎熱

盛口角自歪者白羌元功效驚風搐搦身體雖焼風痰
不化宜服天南星元
議要扶所受此等症候別無他疑者只依下項用藥無
不效者切不可延久其陽易化陰氣漸盈藥力不及使
人難治又不可一向連併服藥每次一二服了須審察
症候緩緊有無傳變稍覺寬定其藥放慢或勢漸緊宜
以次第緊急藥與服不可執滯一藥又不可便換湯餌
連併與之所謂察其輕重審其進退止而後已今著妙方
不勞檢閱脩合如法對症投治尅效萬一
議慢驚若是急驚傳來是知前人不曾截風定搐傷脫
而傳陰陰重陽虧其風與熱隨流縱入經絡又有曾服

太寒涼之藥過多又有下積取瀉致作又有臟腑虛寒洞泄而為其所受多端已載前篇

識理慢驚當知陰癇之說其證屬陰臟寒氣虛或尚泄瀉不止且驚正作多因無識之人一向治驚更不理瀉藥用寒涼投之令氣愈虛泄瀉不止陰證愈重驚搐愈增君用止瀉藥稍熱八候復加四證不退慢驚難曰難治蓋醫亦不曾究竟病作加進深為重害

議慢驚當察之所視為要眼睛合定為重竄視為重四肢厥冷為重睛定不眨為重雖眨不左右顧亦重汗出如流亦重口面忽作黯黯色生重感風搐搦慢驚眼在半開半合之間乃知陰氣所盛傳入臟間陽氣已虧脾

經絡歸次第入脾故言慢脾風候
議曰慢驚與急驚風候自是不同未可一向下定搐藥
急驚謂關竅不通故以腦子射香等藥通利定其搐搦
慢風陰重陽虧諸經已虛不宜通關又涼其臟易作慢
脾風
議曰慢驚不可爭攻急驚陽癇搐易理慢驚陰證最難
治服藥已愈而尚虛之未省三五日之間者有之俗謂
過街候發無定論不可輕易妄削伐之攻擊則前功俱
喪
議慢驚所治之理須究問原因所發若是急驚傳陰為
慢驚者乃陽癇所作陰癇也當參陽證未純其陰證用

藥料兩如因洩瀉而作慢驚者男兒為重如因吐逆而作慢驚者女子為重即陽脫而陰盛小兒有長幼之別臟腑有虛實之分有瀉三五次便成風候乃由虛之盛也或有二三日泄方成風候或有五七日瀉不止而成候暴瀉成風由可速治蓋回陽調中補氣之為易若久瀉漸傳成風者為虛為之故難療理

議嬰孩小兒洞泄成風以補藥治之宜用附子藥寒涓世當服臟取瀉全有服寒涼

戍風因藥下積宜以溫脾壯氣藥調之宜服散觀之音

藥成風寒下太涼致臟腑先傳過藥涼此下服之即傳成又度以助氣醒脾藥溫之

上或又怪太過寒藥所致以即服附子湯故傳陽痼傳作陰痼者傳慢驚

成右手足冷回陽定狀

授驚以截風藥治之慢脈前方截風定搐果右仁前之首

以笑候已久截風性之大多當立

由病自遲之得之所以云閑俑之也

議驚風證候所以用藥不一治療不等由發作不同故述在前雖則四者之識猶為大槩習者得之閒發詳其輕重可否之意而施設之

議醫理慢驚之候其意在慢治急驚之候其意在急何也且急無過因熱生風作驚跌撲作驚他物觸之作驚驚熱傳經即變生風搐搦等候皆熱作來若也順證依法下之諸候自息然慢驚所作不常當宜省察用意子細所以故宜消息為之慢也不可倉皇恐惧有乎得失非失治躊躇疑惑之為慢也又曰慢驚無聿攻蓋所療至為難事無妄當何

識醫慢驚不可與語無妨諫脫有之無誠不謹亦有之無見不明亦有之又不可言難恐於人事但存妙理究竟深得法度者投藥必愈不曉於理裁度未良者千万無順人情投餌既無可否之說若或所見不到即與善術者調治庶不枉究若也壞證傷候必敗其德実有勉愧倉皇者耶

保命丹

治嬰孩小兒急驚風候傳慢驚宜服保命丹良方

白茯苓　朱砂一分研　白附子一炮

牛黃如無以製者加用之　天南星一炮炙各

全蝎炒半兩　天麻炒一炙半　甘草炙一分

鵬砂一匁　腦　麝各半字

右為末和勻薄糊為丸雞頭大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
化下

議曰此一方已述灵祕所治急傳慢候用之極良其
藥純和鎮驚安神化痰定搐功効非常然急驚傳来
初入慢候須較陰陽虧盈乃為法則陰盛陽虧方謂
陰癇栄虛衛弱方傳陰癇心驚神散方傳熱、経系
絡弱方傳熱、癇之為病四体不収精神失守百病
于邪五臟受虛但隨四證而作八候醫工當察標本
理之若也證傳候変即入慢脾十死一生至為難事
請究所受察理趣於古意或太過不及總為虛哉

觀音全蝎散

治嬰孩小兒因吐而傳慢驚風候宜服觀音全蝎散

黃耆一文　人參一分　木香一文

炙草　石蓮肉炒　匾豆炒

白茯苓各一文　白芷　全蝎

防風　羌活各一文　天麻二文

右爲末每服半錢壹錢棗子半个水一小盞煎至半與服不拘時候慢脾尤宜服之

議曰觀音散東漢王氏所著調理嬰孩清神固氣補虛益脉開胃止吐醇乎醇善之善者耶所緣用藥藏風者何正於危急之際却作兩餌役之先與生其胃

氣次脈截風定痢如此療理不惟迂曲致綫又且未
能藥入脾胃之間悟其至理兩劑一行或加白元子
末以半和之乃尽其妙

犀角散

治嬰孩小兒因吐瀉神困力之欲傳作慢驚風候

犀角鎊二文　白朮貳文火煨過　甘草半文炙

陳皮旧省良去白一分

右為末每服壹錢水小中盞金銀薄荷同煎三五沸通
口無時

議曰此方治小兒因吐瀉神困力之欲發慢脾風候
正謂救急不可令緩若已傳受即風即熱即痰即驚

交相致作神散不定上竄搐搦悉由脾虛之所致也脾經既虛次第胃虛其藥白术陳皮預理脾胃屏角退熱去風熱既不作痰無從生醒脾壯胃風何得有漸見既省其與醒脾散及既濟丹相間服一向取愈為良其方全不用逐風化痰之藥者盖是證候欲作慢驚所以未宜先投緊藥故用此方謂之和劑一正其脾氣得無傳變不勞療理簡徑微妙暫首智者作之施功利益而已

醒脾散

治嬰孩小兒吐瀉不止痰作驚風脾困昏沉默默不食

醒脾散方

木香炮一分　全蝎炒半分　天麻炒一分
人參一分　白茯苓一分　白朮炒一分
甘草炙一分　白姜蚕炒一分　白附子炮一分
右為末每服半錢大者加服水少許棗子同煎至五七
沸通口無時服
議曰此良方最為勝善小兒吐瀉脾虛作疾驚風神
困氣弱沉沉默默昏脾經虛之已成風痰併聚故爾
不醒宜多與服仍加既消丹及觀音全蝎散俱良其
疾復有引掣搐搦無與驚風元散及腦麝寒涼等藥
其證愈惡其候愈盛不惟驚風未退且痰熱助之令
兒疾作傳變傳即慢脾變即險逆慢脾猶載方藥尚

可理之陰逆之候何可醫治陰逆者陰謂陽氣欲絶逆謂受證不順不順欲絶但增吁嗟使人無所措手醒脾良方豈可隱匿真所謂活人飲子

神保既濟丹

治嬰孩小兒肚瀉或已作風候服之功効

硫黃　焰消　陳橘皮

青橘皮並去白　五灵脂川者良　半夏麯炙炒皆可

以上等分硫消二味和研令勻一處用磁器鎔汁傾出候冷細研旋入諸藥和勻

右爲末秫米粉水煑糊爲元如　大每二歲兒服二十元大者加之並温飯飲下空心食前此方均分陰陽二

氣多厥有五

識曰陰陽二氣不均冷熱相制驚風已作搐搦已定或陽虧陰盛或陰虧陽盛或驚風未散吐瀉不止或嘔逆或發喘或腳手漸冷或眼目欲合或眼涼藥太多或虛煩不定或沉沉默默不省或恍恍惚惚生驚但胃氣未肮速與服之若是危急不待作丸子只以末溫飯飲調與厥以愈為度若腳手水冷者服之立溫未止者服之立止雖慢驚慢脾風候並宜與服仍加薄荷湯使危良智者明理必加欽重愚者蒙昧必懷猶預此方至良少有知用請敬而行之

治嬰孩小兒吐瀉脾胃虛弱 作慢驚風候搐搦不已
醫工截風不止取痰不下散熱不退即驚不去其證欲
傳慢脾風候宜服定命飲子

半夏 快羊歉 有半分　天麻一分　甘草 天

白茯苓　白朮　老生姜各貳 子

右件一處用水一盞於磁器內煮令水乾將半夏天麻
白朮茯苓切焙為細末每服半錢或一盞生姜棗子湯
調與服無時

議曰此方建脾化痰去風散熱功効如神醫工少有
知用初學之士只知有腦麝香蠹者方用之俗夫使
言好藥殊不知腦麝乃醫家出不得已用之其物通

利關竅開閉塞跌湊理利骨節其藥屬陰能化於陽只有急驚宜用慢驚慢脾傷寒等患悉宜禁止其或疳痢藥用之處者亦禁惟有痓痓癲癇宜用定命飲子養經效驗野老處定此方其功造化深智高明往往歛諭痰擱連併脉息虛怯不敢頓下者宜與夭芝元若手足差冷兼進回陽行醫用藥至於此等證候乃主治治傷之推也

新刊演山省翁活幼口議卷第十五

慢脾風候 治法截要

議曰慢脾風候即是慢驚風所傳元由吐瀉脾虛驚與風傳入故曰脾風謂其脾家受风者更逐风無风可逐若也逐驚無驚可療但有療涎虛热來去兒病至此所以難医蓋由諸与候驚与風傳經已極惣歸虛處惟脾所受何故不曰胃風胃属陽其病即傳陰臟故無胃候兒既尚有胃气可以一向生胃氣与回陽即漸甦省若更一向攻擊驚风脾亦不受而又傳散諸經不可得而加藥若見脈合即是脾风宜服下項藥

議治慢脾风乃是不得已而設其疾危如燈無油漸見

昏滅錢氏所用全蠍丹又青州白圓子各半細研和勻
飯飲薄荷湯下一分半多許此乃截風回陽又一方以
四君子湯加黑附子末四分之二腳手冰冷者用和劑
半生姜棗子煎与服此方古人用之並不同常所載下
須良方亦尽世之善也
設治慢驚慢脾須禁腦麝膩粉水銀粉霜之類及寒涼
動臟脂等或以燥熱俱不可用只宜回陽醒脾湯使与
服
議慢脾風候十箇孩兒有箇以艾灸之須審斟酌病候
有已來脈絕之理若也一臟絕即不可用藥調如眼無
光指甲黑四肢垂軃五休俱冷並不可勉強下藥

議慢驚風候至於痰涎在膈之時諸臟皆虛喉中声如拽鋸一二日之間不散但只閉目此乃虛之極也只是虛痰飽養其氣未有所知之者直便下去痰涎其兒隨時化去亘用下項妙沙丹服之乃良

議嬰孩所患急驚慢驚脾三者皆由風痰所作以漸傳及未有初得病而便慢脾或急驚傳來或即吐瀉而得久痢其氣虛脫而得傷寒表裏俱虛傳入陰證亦成慢候久嗽成癎亦傳慢候霍乱吐利亦傳慢候脾困久瘧亦作慢候吐血亦傳慢候虫積衝心亦傳慢候肝風筋急亦傳慢候大小便閉亦作慢候心虛煩躁亦作慢候煩渴引飲亦傳慢候腹肚疞痛亦傳慢候睡裏咬牙亦

傳慢候般日夜汗出亦傳慢候走馬疳急亦傳慢候諸丹毒亦傳慢候龍帶纏腰亦傳慢候膀胱弔疝卵腫並由亦傳慢候並曲陰並勾曲四休浮腫亦傳慢候以上小兒所患諸疾皆能傳作慢驚風候由慢驚乃傳作慢脾之氣既絕胃氣已盡無可得而治療故也

議嬰孩五臟易冷易熱易虛易實醫方並不治腑受病曰脾不病耳曰非也小兒在腑有疾自愈者有之在臟不可不治臟者陰屬腑者陽屬謂小兒先陰而後陽又曰小兒乃純陽之氣在腑則順在臟則逆故前賢皆理其臟未言治腑也又肾一臟常主虛不可攻療若有腎臟患但清心肺緣心与肾即既濟也肺与腎乃子母也

無乎腎業及諸補藥若治肝臟即他病發生故戒上不可療

誠嬰孩慢候皆由臟虛陽虧陰盛應小兒所患臟病陽虛陰盛者無不入慢候而甦惟吐與瀉痢與積致入慢候其證速也虛又速也宜用良方治法循其次第無不獲安然其慢驚脾無令速愈損瘳之理既和且平更用調脾養胃藥藥不可過劑用冷熱湯藥若失之即吁哉

白殭蠶圓

治嬰孩小兒慢脾風候痰涎潮盛不化宜用白殭蠶圓良方

製牛膽五味者　分

白殭蠶去絲炒

錢　子地竜　五靈脂　川芎

全蝎炒　半夏末生姜汁各一分浸用

右件為末水煑半夏末糊圓如麻子大每服三十元

煎金銀薄荷湯下

議曰肝家有風乃虛所致驚搐所由生也疾泛是故作也陰癇不蓋其實驗医若也悪急從之衝烈愈見害宜識為不可所以禁卻腦广通利関竅之真症無利益治法所宜者今選用妙方頓以治人白殭蚕圓一味去痰尤能截風既已傳入慢肝則風痰混致驚熱交臨医工看候茶用當權未敢決之可否候未脫去陽者直宜與服之若陽虧陰盛

至危至急候變非常精神色脉發於人情若當服

下項良方

附硫圓

治嬰孩小兒慢脾風候附硫圓散方四肢冷厥服之尤

佳

黑附子火 二个去皮生用 蝎梢七个

熟硫黄末 一分

右件為細末生姜自然汁和圓如菉豆大每一歲二

十圓米飲下

黑附湯

治慢脾痰盛四肢逆冷黑附湯方

黑附子（炮取末一二錢重）　白朮（一錢）
南星（炮一錢）　甘草（炙一錢）　半夏（湯洗七次一錢）
右㕮咀每服二錢水一小盞生姜三小片棗一个煎至半去滓通口以匙挑與服所覺手足煖其候漸省荣即止之

辰砂膏

治嬰孩小兒慢驚風傳慢脾風候有冷痰在膈潮作不散此疾雖久不可趕下其兒擂搦氣困至重者宜服此方

大黑附子（一个八九錢重者去皮臍頂上刻一孔入硇霜硼砂各半字內在孔中用附末塞孔灰存性為末一、）　天南星（炮半兩）　朱砂（諸）　蝎梢

右為末以朱砂和勻煉蜜為圓鷄頭子大每服一圓
至兩圓煎金銀薄荷湯入酒三五滴熏化与服
議曰此三方皆用黑附子直不可執謂性熱兒在
幼小旋与服之其兒患脾風脚手冷者有微有暴
審其輕重輕即用湯盛即以圓重即以青服之皆
設須候手足煖陽氣回即為之快矣既已溫煖更
以醒脾正胃茱萸服除是慢驚傳入慢脾候方可
与服之硫黃其功甚速又且逐風化痰醒脾正胃
溫煖臟腑補益腸胃奪命回陽省活危困至良至
驗切不可倉皇妄投圓散或尔大過不及之時則
致咎于後方宜学受不至誣誕故也

七宝妙砂丹

治嬰孩小兒慢驚風及慢脾候神情昏困喜上有虛痰不能得化不可服巴豆輕粉恐動臟腑只將神仙所留妙方與服其痰須臾自下良久神情已定眼目微開漸與溫平藥調理胃氣兼順理驚風等與服勿更攻擊其方乃一文開元通宝銅錢名七宝妙砂丹　錢樣見後

其錢背上下有兩月子只有一个月子者不用錢色淡黑頗小諸錢將錢頓伏起頭於炭火內燒塞待四緣上下各出黃白珠子通體都是將出候冷傾放於盞中入朱砂末少許只作一服煎金銀薄荷湯送下多收此錢准備救急或先燒成珠子收拾亦得此方遂

下小兒虛疾別無它作證候者用之乃保十全功効
無可疑訝

此是
錢樣

議曰調治嬰孩小兒慢脾風候無過前件藥對證丸
效須審慢脾已傳未傳之理其兒眼開未合尚在慢
驚脚手不冷之時未可便与回陽且与七寶妙砂丹
一二服眼合沉困陰證極盛者方可与服回陽丸服
回陽醒脾湯劑手足漸煖仍与觀音全蝎散及醒脾
散兼服九慢脾風候最為惡證只可前方調治蚤曰
緊急不得併雜用之泛泛不惟無益枉勞其功虛延

其候閑發其疾此疾傳陰陽重病盛如燈光油只見次第旋去若不助陽生胃只知截風去驚兒痰精見增長且見陰證未至十分与茶如其寒凉攻汙陰重陽虧難以救療若也扶其陽氣隨陰而化所謂刺之在始元在於末医使解風證候如其所述用茶由可救活若鄙夫愚見不同難以着活嗟哉

癇疾證候

右方具述多端王氏者載有三驚癇風癇食癇風癇之疾由於風熱而作驚癇之疾由於驚積而得食癇由於食積而得其驚三者発作大抵相類風癇有熱生痰驚癇神魂散乱恍惚無定食癇因食而致驚食未耗化氣

何関而之間生痰致風由風成癇
識治風癇先用化痰寬利胸膈関通関竅安鎮心神定
其搐掣然後与治風癇茶服之
識治驚癇先涼三焦利驚去熱安神定志平調臟腑溫
化痰涎然後与治驚癇服之
識治食癇先用推下関而停積驚氣次和順中脘次安
臟腑然後与治癇茶服之
識曰驚之与癇風之与熱昏邇相類有熱必恐有風
有驚必懼成癇治風先退其熱治癇先用散驚此乃
至要之識学者當明其理所言癇之為痰古述繁多
或云六畜牛馬鶏羊猪犬其声書相類形脉相尚有

若六畜之狀故得其名宝鑑載云一百二十種其說大繁其傳乃執但是癇疾無越三證皆由所生總而言之不必煩求有悞初機枉定遂成艱学如此一病尚陳羅縷向其驚風者于王氏獨之得其詳要以合札法令則看書特示良妙載治至簡庶幾所定頓斬瘳癒靡不快欲学者深詳必無枉究

治小兒食癇先用真珠天麻圓推下次服定癇妙莱

治小兒風癇先用化風丹去其風熱次服定癇妙莱

化風丹

法製黄牛膽 二分 羌活 獨活 各一分

天麻 防風 丗中

荊芥穗 八分　川芎

右為末煉蜜為圓如皂子大每服一圓薄荷湯化下

服

議曰風之為病其狀多端皆由腠理疎弱榮衛虛怯經絡不順開竅閉塞其氣壅痓膂勃 音弗 其脉凝注有同天地晦冥日月暈蝕飈暴發與精神俱潰者一身四体皆不我有是謂風痾之至也所謂化風化其所受之風不待久傳迅變凡該五臟蘊熱三焦依壅速與流利熱即風生壅即風長閑竅不通其風何能自散若言化之即順助之其榮衛經絡順得流行若也便與截風定搐為已成痾其風不散若更攻擊即衛任百脉氣不發作畢竟隱伏久而再發無能去根

此方得名化風不復加進矣

北金丹方

人参　白茯苓　遠志去心

山茱　辰砂　天麻各一分

石菖蒲　川芎　甘草炙各一分

天南星炮二分生姜汁製　麝一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皂子大每服一粒煎金銀薄荷湯

化下

議曰風行於四時和順於內外長養萬物能生能敗

法令至周惟風之德夫人一身亦同天地順則和逆

則害所發之風由其虛而作應其熱而生有其痰與熱而發其驚閉竅不通氣脉流注遂有傳變於身為害當用逐之何向童稚幼稚嫩嬌危脆百病總歸于可豈可取次疎忽凡治風有法度不可桎刀砭功若傳待即須臾而更倉皇即拙謬而失深意審詳隨其進順以療之襄逐在後預進不及所載在前狀化不盡者正謂庸工醫之隨也善治驚癇也化其痰和其氣鎮心神安鬼魅通關竅順經絡使其榮衛常順流行調其臟腑長和充矣邪自和生風從何入至有瑩小自然而散此癇由驚為痰豈可見留常令血脉充肌膚壯頭目清精神備飲食即睡臥穩寒暑知時臟腑常固其經絡自和榮衛自順比金之名決定不壞

斯乃順調善攝而已

奪魂散

治定癇良方奪魂散

白殭蠶去絲炒令黄色半兩　蛇含石燒紅用米醋淬七八次碾碎

白附子炮令一分　生銀　生金

牛黄如無以膽裂倍加用之　烏梢蛇頭七八寸許酒炙

白茯苓　天麻各二分　天南星為末一分生薑汁浸一宿用

半夏末二分生姜汁浸一宿各焙　赤脚蜈蚣一條酒浸炙令焦

犀角各錢二　腦子　麝

右為末蒸棗肉為元如○大每服十元至十五元二十

元煎金銀薄荷湯下朱砂為衣

議曰癇之為疾又是一種證候若言驚風所傳古人有謂食風驚三癇若言不于驚風所傳古云驚風三發使為癇且癇為疾痰熱壅盛傳入經絡塞于心肺是致閉竅不通故作癇疾發作有如驚風大吊或因驚而生痰乃或因熱而作風盛大小便不利上下氣不通心神悶亂若因而後生生而後死沉沉默默無由甦省忽爾氣透關竅漸得開通魂魄稍得安定向後心被觸惱氣不宣利發作如前是知癇之為疾乃由虛痰冷涎頑結于胃聽驚風併發于関鬲常無精神心致不寧而存恍惚療理不專呆服不投心自致害何足怪者耶奪魂散方经效秘傳修合如法活

神驗豈非至寶之謂也

洪山省翁活切口議卷之十五